



环理天下，夫何索求？
——《楚辞·天问》

梁振华 著

天问

Song of Phoenix

田心至天

叁

真言題

梁振华
著

天问

Song of Phoenix

田心美
人

良言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美人. 第三卷, 天问 / 梁振华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7.5

ISBN 978-7-5104-6217-7

I. ①思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4494号

思美人(第三卷)天问

作者: 梁振华

项目策划: 邓婧

责任编辑: 邓婧

特约编辑: 颜西

封面插画: 呼葱觅蒜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05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
印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数: 291千字 印张: 23.5

版次: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6217-7

定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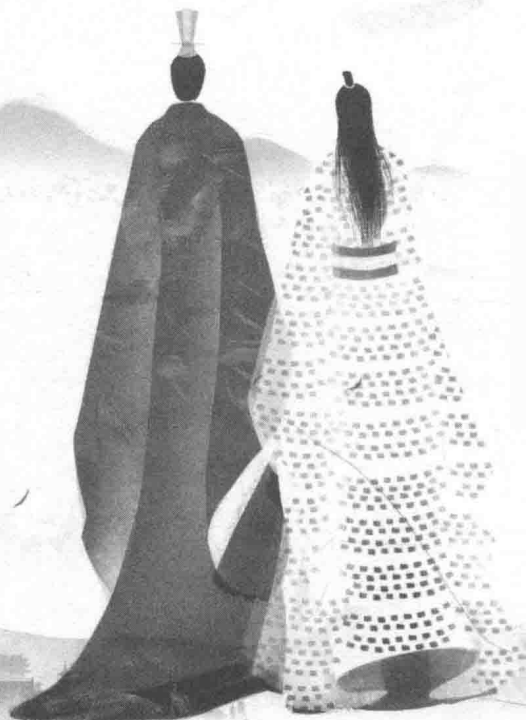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[目录]

Song of Phoenix

思美人

屈原



第四十一章	囚笼 /1
第四十二章	离间 /19
第四十三章	国殇 /37
第四十四章	入宫 /53
第四十五章	野舞 /67

第四十六章	醉闯 /85
第四十七章	跪罚 /101
第四十八章	出使 /123
第四十九章	新宫 /145
第五十章	闹鬼 /165



第五十一章	拜访 /181
第五十二章	营救 /197
第五十三章	论辩 /215
第五十四章	下毒 /239
第五十五章	顶罪 /259

第五十六章	冷宫 /277
第五十七章	新兵 /295
第五十八章	会盟 /311
第五十九章	预感 /331
第六十章	惨败 /353

第四十一章 · 囚笼

终危独以离异兮。

——《九章·惜诵》

屈原被缚于张仪营帐之中，众目睽睽，他却只盯着墙角一只花斑蜘蛛，面无表情。

只见那蜘蛛摊开细长的足，正认真打理着自己的网。蛛网边缘，一枚小小的凸起像肉瘤一般坠在半空，那大概是被蜘蛛吃剩了的蚊蝇残骸，此刻已难以辨清本来的面目，正被层层叠叠的细丝包裹着。作为进食的前兆，这一圈蛛丝无疑是蜘蛛为猎物单独裹上去的；暗淡的光线中，这一圈包裹在构图完整的蛛网上显得有些突兀，由于同蝇虫的残骸过久地缠绕在一起，亮白的丝线已经开始发黑。

“来啊，快请屈大人上座。”张仪终于现身，他的声音把屈原拉回到现实中。

混乱的军营、突现的秦兵、绝望的大火……昨夜发生的一切，回味起来竟有些缥缈，简直就像是一场梦，只有被紧紧捆绑住的双手在不断地提醒着屈原：这里是秦军大营，你被俘了。

屈原身子凛然一抖，精神似乎恢复了一些。他抬起头，向前扫视过去。秦相张仪端坐在大帐正中，阴沉的笑容背后，隐隐敞开着一道深不

可测的渊藪。

两边，魏章、白起、嬴稷等人依次列坐。和张仪不同的是，这两排身着戎装的人，脸部表情却是相似而分明的：他们抬起下巴盯着屈原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

屈原的神色重新漠然起来。张仪站起身，离开座位，亲自拉过一把小几。正要开口说什么，屈原冷冷地打断了他：

“不用请，我自己会坐。”

屈原迈开步子，像在楚军营帐中一样，毫无拘谨地坐了下来。张仪笑笑，微微有些尴尬，反身踱回自己的位子上。

“屈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张仪笑着看向屈原。

屈原从容一点头：“张丞相，别来无恙。”

“怎么样？这么快就当了我的俘虏，这怕是屈大人不曾想到的吧？”见屈原不语，张仪故意摇了摇头，“楚国王室昏庸、权臣争宠，当真不是能臣所能施展之处。屈大人，虽然我们曾有过节，但我一向敬重你的才能。我大秦兵多将广、君王有志，这才是屈大人一展抱负之处啊！”

言罢，张仪直直地看着屈原。屈原冷笑一声：“丞相的意思，我自然明白。我所不明白的只有一事，丞相明明没有闭眼，怎么倒先发起梦来了？”

“放肆！”听见这话，樗里疾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“屈原我告诉你，你人都已经在秦营了，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

屈原笑了。张仪摆摆手，说：“哎，不要这么跟屈大人讲话。屈大人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急着答复我。反正你在秦营的日子还久着呢，再好好想一想吧。”

“行了，张丞相。军机大事未决，还要在我这里白费口舌，你不觉得累吗？”屈原站起身来，“就算你不累，我也累了。这么折腾一趟，

我想休息了。”

张仪无奈地抿抿嘴，朝屈原身边的卫士点了点头。卫士得令，押着屈原走出了营帐。

屈原不肯投降，这本来是张仪意料之中的事情。事实上，张仪心里也清楚得很，把一个不投降的屈原抓在手里，要比接纳一个软骨头的叛臣划算得多。以屈伯庸的性格，屈原若是投降叛国，反倒会断了他的念想，甚至会激起他的愤怒，一口气猛攻过来把秦军和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子一起埋葬，也都是他做得出来的事情。

相反，屈原越坚贞不屈，屈伯庸也就越惦念自己的儿子，一时间乱了方寸，自然会留下可乘之机。而此时的屈伯庸，也的确正急火攻心，脑袋里面乱成了一片。面对着跪在面前的屈由，屈伯庸怒目圆瞪，一巴掌差点把桌子拍散了架，他大喊：

“来人啊！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！”

众将猛然一惊。屈由失魂落魄地低着头，并没有为自己辩解分毫。眼看着军士已经走了进来，帐下众人坐不住了，求情道：“大司马，三思啊！”

屈伯庸正要发作，屈由却忽然开口道：“谁也别劝！要不是我贪杯，原弟就不会被秦狗掳走，我该死！”

“若不是你，粮草库能被秦军毁于一旦吗？你对得起死去的楚军将士吗？”屈伯庸咬着牙说道。屈由紧紧闭上双眼，两行泪水从眼角流出。他抽出自己的剑，双手呈于屈伯庸面前。

屈伯庸接过剑来，凌空划出一道愤怒的弧线，剑尖直指屈由眉心。“你这个逆子！”愤怒的吼声从屈伯庸胸腔里滚出。

屈由看着父亲，似乎早已下定必死的决心，眼神中尽是诀别。

屈伯庸的手却终于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。僵持许久，屈伯庸“哐啷”一声把剑丢在地下：“你自刎谢罪吧。”

屈由一言不发，俯身抓起剑，便横过来向脖子上抹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屈伯庸的副将一步冲上来，死命抓住了屈由的手。

“大公子！不可！”副将大喊一声，随即转头看向屈伯庸，“大司马，此事大公子固然有错，但如今二公子生死未卜，再斩了大公子，只怕会动摇军心啊！不如让他戴罪立功！”

屈伯庸不语。副将急了，狠狠推了屈由一把：“大公子，你快说话呀！”

屈由被这一下推得一歪，险些栽倒在地上。身子一晃，却正从被副将抓住的宝剑剑刃上看清了自己的样子：此刻的屈由，满脸憔悴、泪水涟涟、衣衫不整，完全就是一个失魂落魄的酒徒，哪里还有半分少年英雄的影子？这么一照，屈由忽然背脊一冷，仿佛醒了过来——若是就这样死去，哪里能对得起这高贵的“屈”姓？想到这里，屈由的骨气忽然又回来了。

他直起身子，沉痛却坚定地说道：“孩儿之罪，万死难弥。只是，如果能让我戴罪苟活几日，我愿带兵冲进秦营，拼死救出原弟。到那时，要杀要剐，孩儿绝无怨言！”

想到屈原，屈伯庸的心猛地抽紧了。

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，一夜之间，自己的两个儿子，一个身陷敌营，一个死罪难饶。

屈伯庸沉痛地摇着头：“你以为杀进秦营那么容易？”

“杀进秦营是难，但总不能坐以待毙啊！”屈由忽然激动起来。

看着屈由通红的眼睛，屈伯庸叹了口气：“就算要做，也要做有价值的事。”

“什么？”屈由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爹，难道救原弟没有价值吗？”

“有价值，那也只是我屈家自己的价值！”屈伯庸的声音渐渐高起来，“可那不是楚国的价值！我是你们的爹，更是楚国的大司马！对楚国来说，无谓的牺牲就是没有价值！我岂能为他一人，拿楚国将士的性命、拿这场战争的成败开玩笑！”

听见这话，屈由终于忍不住，“呼”的一声站起身来，问道：“您是说……不打算去救原弟？”

“楚国社稷，比他的命更重要。”

屈由难以置信地看着父亲。此刻，屈伯庸因为心中的痛苦，已经紧紧地闭上了眼睛。可热血上涌的屈由哪里注意得到父亲的感受，他只是一步步逼上前去，死死地盯住父亲，从牙缝里挤出话来：“爹，没想到你竟是如此无情之人。好，我不带你的兵，我一个人去！”

“你？！”屈伯庸吃了一惊，睁开眼看去，却见屈由已经推开众人，大步流星地走出了营帐。

“你给我回来！”屈伯庸急得大叫，可屈由哪里肯再听他的，很快就消失在帐门外了。屈伯庸想要追出去，一阵急火攻心，只觉得头重脚轻，再想想眼下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屈由要干什么也只好由他去了。

屈伯庸在椅子上慢慢坐下，思路重新回到这场战事上面，问道：“诸位，你们对昨晚的事情怎么看？”

众将相互对视一阵。片刻，一员偏将站了出来：“大司马，我觉得昨晚之战似乎有些蹊跷。”

屈伯庸点点头。

“大司马，昨晚我们与秦军交手的地方是粮草库，可是城门明明紧闭，也有卫兵看守，秦军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就攻破了城门呢？更奇怪的

是，秦军一下就找准了粮草库的位置。粮草一事，我们向来谨慎，连咱们楚国的兵士都很少知道存放地点，秦军又是从何而知呢？”

“我也这么觉得。想来想去，恐怕只有一个解释，”屈伯庸点点头，随即探过身子，认真而严肃地看向众人，“我们军中出了奸细！各位，此事一定要彻查清楚，否则后患无穷！”

屈伯庸不知道的是，奸细的事情，莫愁从昨晚开始就一直在思索了。此刻，刘歪嘴正在帮莫愁往伤口上敷药，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使莫愁的额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。她紧紧咬着嘴唇，默默忍受着痛苦，脑子却一直在飞速地转动。凭空出现的秦军、熊熊燃烧的大火、身陷险境的屈原……

“怎么回事”和“怎么办”在莫愁的脑子里冲撞成一团，可身后偏偏又传来一阵阵“滋滋”的声音。

莫愁心烦意乱地回过头，只见刘歪嘴已是满头大汗，脸上又是紧张又是心疼，那声音正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。

“行了！你能不能不要叫唤？又不是你受伤！”莫愁鄙夷地瞪了刘歪嘴一眼，说罢起身，吃力地整理好衣服，转身就要离开。刘歪嘴跳起来，一把拽住她，说：“你又干什么去？”

“不要你管！”莫愁扭动着身子，想要甩开刘歪嘴。刘歪嘴却死死抓住不放，说：“你要去救他？”

“放手！”

“不能去，你身上有伤！”刘歪嘴急了。

“少废话！”

“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惦记着那个屈原？！”

“我惦记谁，用不着你管！你给我放手！”

看着莫愁满脸急切的样子，刘歪嘴心中又是担忧又是悲伤，一时间，

竟真的松开了手，站到一边，说：“好！你走吧。”

刘歪嘴这么一说，莫愁反而愣住了。看着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的莫愁，刘歪嘴沉痛地叹了口气说：“就凭你一个人，还有伤，真能把屈原给救回来吗？简直可笑！我告诉你，你这不是去救人，是去送死！”

“我……”莫愁一愣，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她不得不承认，刘歪嘴说的是对的。刘歪嘴看到莫愁这般模样，走上前来，说：“你自己心里也没底吧？所以说，你先把伤养好，等恢复了元气，再去救人也不迟啊。”

莫愁不说话。刘歪嘴松了一口气，话题也转到了昨晚的事，说：“要说屈原还真是倒霉，怎么就能在自家营地让秦军给抓走了？这秦军也够邪门的，怎么一下子就能找到我们的粮草库？感觉好像有人带路似的。”

“带路？”听到这话，莫愁回过头来，“我也觉得奇怪，感觉他们像是有备而来。”

刘歪嘴眼睛猛地一亮，里面掺杂着几分惊恐，道：“难道是出了奸细？”

莫愁看着刘歪嘴，轻轻点点头道：“恐怕就是这样。只是，这个内奸会是谁呢？”

两人思索起来。那些零散而诡异的画面仿佛被一根隐形长线串联了起来，前因后果忽然在莫愁的脑海中浮出了水面。

“李一，昨晚你去哪儿了？”

李一走进营帐，在自己的铺位上坐下。这时，早已等候在旁边的莫愁故作不经意地问了起来。

“我？”李一心里一惊，语气却故作平静，“你问这个干吗？”

“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起昨天粮草库着火的时候……没看见你。”

听见这话，李一转过头来说：“卢秋心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莫愁不语，直直盯视着李一。李一也恶狠狠地瞪着莫愁。见二人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，刘歪嘴赶忙过来打圆场：“哎呀，别紧张嘛，秋心就是那么随、随口一问。不用在、在意嘛。”

李一冷哼一声，起身离开营帐时，眼中一抹不易察觉的寒光闪过。

莫愁示意刘歪嘴跟上他，刘歪嘴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，可又拗不过莫愁。李一显然已经察觉到身后有人，离开营帐后不过是去找同乡喝酒划拳罢了。

夜色降临。

莫愁到营帐后的树林处与刘歪嘴会合。刘歪嘴摊摊手，表示并无任何发现。

“那你……你刚才，找到什么了吗？”刘歪嘴问。

莫愁摇摇头。

刘歪嘴抱怨道：“我就说，不、不一定吧，这大半夜的，还让不让人睡觉啊？”

“哪来那么多话！”莫愁瞪了刘歪嘴一眼，“不愿意帮忙，你就给我滚回去！”

“好好好，我听你的。”刘歪嘴无可奈何地翻了个白眼。正在这时，莫愁伸手示意刘歪嘴噤声。刘歪嘴顺着莫愁的视线看过去，只见李一向营房走回来。

“你还是怀疑他？要我说，咱们别费那劲了……”

莫愁冷笑一声道：“怀疑没有用，我得拿到证据。你！想办法把他引过来。”

刘歪嘴刚要开口，莫愁已经抬手一推，一把将刘歪嘴推了过去。李一恰好走到营帐门口，见树林里一道黑影跌跌撞撞冲过来，下意识地伸手按在剑柄上，定睛一看，发现是刘歪嘴。

李一停下脚步，狐疑地看着刘歪嘴，说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“啊，我嘛，哦，出来走走，走走。对了，那……那个，我想跟你请教点事！”刘歪嘴努力想装出一副自然的样子，语气却越发显得慌张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嗯……在这说不太方便，走，那边有片小树林，咱们上那儿去说。”

说着，刘歪嘴假装亲热地勾住李一的脖子，想把他往树林带。李一忌讳莫愁，对于傻傻愣愣、身手又不行的刘歪嘴虽然没当回事儿，却也十分厌烦，他一把打掉刘歪嘴的手：“行了，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！”

“这儿啊？”刘歪嘴为难地左右看看，“过来过去都是人，等会还有巡逻的兵士，这里不方便，咱们还是再往里走点。”

说着，刘歪嘴又要过来拽李一。李一有点生气：“行了，你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“啊，那个，其实吧，”刘歪嘴支吾着，忽然眼睛一亮，“我……我是想……跟你学功夫！对，学功夫！你能教我吗？”

李一冷冷瞪一眼谄笑着的刘歪嘴，哼一声道：“就你，也想学武功？”

“我怎么就不能学武功？”刘歪嘴顺着话题，絮絮叨叨地扯了起来，“你是有所不知啊。我刘歪嘴在权县，大小也算个人物，每日三餐大鱼大肉，出门有家丁听我使唤，那叫一个风光八面，权县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敢惹我。但在这里，我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，凡事还得靠自己不是？我这人，啥都不会。这马上就要打大仗了，再不学点功夫，上战场了就是去送死。”

“你死了，也算给我们省口粮食！”李一懒得跟他多纠缠，转身就

要走。刘歪嘴赶紧拦在李一面前：“哎哎，你这话啥意思？我吃得又不多，你省我那口粮食有什么意思嘛！咱俩也算是并肩作战的兄弟啊，你就忍心让自己的兄弟去送死？”

“我可没这么说过！”李一不耐烦地要绕过刘歪嘴。刘歪嘴左右挪移着挡住李一：“啊？没说过啥？是不把我当兄弟，还是不想看兄弟送死？”

李一终于不耐烦了，说：“你有完没完？让开！”

“兄弟，别走啊，咱们再商量商量……”刘歪嘴还要纠缠，伸手抓住李一的肩膀。李一却二话不说，一把抓住刘歪嘴的胳膊，迈进一步，把他往自己后背上一顶，一个过肩摔，就把刘歪嘴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

“啊呀！我的腰啊——”刘歪嘴躺在地下，大呼小叫起来。这次是真的了。李一看都不看刘歪嘴，快步回到了营帐之中。

掀开帘子，众兵士都已酣然入睡；李一审视一下四周，慢慢走向自己的床铺，心中暗自琢磨刚才的事。正要脱掉鞋子上床睡觉，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包裹，虽然还规整地待在原位，但他却觉得有人动过。

李一赶紧将包裹拉出，检视一番，发现包裹中的衣服有被人翻动的痕迹，虽然不明显，但他自己却是肯定的。

“哎哟，李一兄，你果然是练过武的，这一下摔掉我半条命啊！”正在这时，刘歪嘴按着腰，歪歪扭扭地走了进来。李一冷笑一声，回过头，狠狠盯着刘歪嘴。

李一的眼睛里尽是杀气。刘歪嘴一眼撞上，心中立时呼啦啦结出一片冰凌子来：“李……李一兄，你干嘛这……这么看我啊……”

李一慢慢站起身，突然一把拽住刘歪嘴的脖领子，将他拖出门外。

“李一，李一，你，你松手啊……”刘歪嘴大惊失色，一路挣扎着，却哪里挣得过李一。李一走到小树林中，一把将刘歪嘴扔在地上，说：

“刘歪嘴，你不是想学武功吗？我现在就教你。”

刘歪嘴当然能察觉到哪里不对，连忙摆手道：“不学了、不学了……”李一冷笑一声：“晚了！”说着，一把抓住刘歪嘴的衣服将他揪了起来，忽然飞起一脚，将他踢飞出去。

“啊！”刘歪嘴重重地砸在了树干上，口吐鲜血栽倒在地。

“刘歪嘴，我知道你在干什么。你故意把我引开，好让你的同伙查我的包袱，对吧？”李一走上前，抽出剑来，指着刘歪嘴。

“没……没有……”刘歪嘴挣扎着说道，想逃跑，却根本站不起来。“好，有骨气。看来，你也是不会告诉我你的同伙是谁了。那我也不问你，干脆让它来问你吧！”说着，李一狞笑一声，举起手中长剑，便要朝下刺去。就在这时，另一柄剑斜刺里飞出，一声脆响，将李一的剑挡飞了出去。

“欺负一个不会武功的人，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跟我打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。李一回头看去，只见面前站着的人正是莫愁。

“果然是你。”李一笑了，“跟你打，当然可以。只是我怕这事传出去，说我李一欺负女人！”

莫愁一惊：“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？”

“演得如此拙劣，当然看出来了！”说着，李一猛然挺剑刺向莫愁。莫愁早已做好准备，二人立时缠斗在了一起。战过几个回合，莫愁渐渐有些支。正思忖着要不要出去搬救兵，一分神，却正被李一抓住了空隙，腾出手从胸口摸出一枚暗器，扬手便甩向莫愁。莫愁连忙躲闪，侥幸躲过了暗器，回头看时，李一却又飞身刺来，剑锋已逼向了自己胸口。

莫愁心中一凉，抬手去挡，眼看着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黑影忽然扑了过来。原来，刘歪嘴不知何时已从地下挣扎着爬起，眼见莫愁命在旦夕，竟然本能地冲向二人，横身挡在莫愁身前。“噗”的一